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八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吳璫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八十三

明 唐順之 撰

文藝十二

書法

議書

張懷瓘

昔仲尼修書始自堯舜堯舜王天下煥乎有文章文章  
發揮書道尚矣夏殷之世能者挺生秦漢之間諸體間  
出玄猷冥運妙用天資追虛捕微鬼神不容其潛匿而  
通微應變言象不測其存亡奇寶盈乎東山明珠溢乎

南海其道有貴而稱聖其迹有秘而莫傳理不可盡之  
於詞妙不可窮之於筆非夫通玄達微何可至於此乎  
乃不朽之盛事故叙而論之夫草木各務生氣不自埋  
沒况禽獸乎况人倫乎猛獸驚鳥神彩各異書道法此  
其古文篆籀時罕行用者皆闕而不議議者真正藁草  
之間或麟鳳一毛龜龍片甲亦無所不錄其有名迹俱  
顯者一十九人列之於後

崔瑗

張芝

張昶

鍾繇

鍾會

常誕

皇象

嵇康 衛瓘 衛夫人 索靖 謝安 王導

王敦 王廙 王洽 王珣 王羲之 王獻之

然則千百年間得其妙者不越此十數人各能聲  
飛萬里榮耀百代唯逸少筆迹道潤獨擅一家之  
美天質自然風神蓋代且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  
之能學其理隱而意深固天下寡於知音昔為評者數  
家既無文詞則何以立說何為取象其勢彷彿其形知  
其門而未知其奧是以言論不能辨明夫於其道不

通出其言不斷加之詞寡典要理乏研精不述賢哲之殊能況有丘明之新意悠悠之說不足動人矣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見其志覽之即令了然若與面會則有智昏菽麥混白黑于胸襟若心悟精微圖古今於掌握玄妙之意出於物類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間豈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測非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不可議無聲之音無形之相夫誦聖人之語不如親聞其言評先賢之書必不能盡其深意有

千年明鏡可以照之不疲有琉璃屏風可以洞徹無礙  
今雖錄其品格豈獨稱其材能皆先其天性後其習學  
縱異形奇體輒以情理一貫終不出于洪荒之外必不  
離於工拙之間然智則無涯法固不定且以風神骨氣  
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

真書

逸少第一

元常第二

世將第三

子敬第四

士季第五

文靜第六

茂弘第七

行書

逸少第一

子敬第二

元常第三

伯英第四

伯玉第五

季琰第六

敬和第七

茂弘第八

安石第九

章草

子玉第一

伯英第二

幼安第三

伯玉第四

逸少第五

士季第六

子敬第七

休明第八

草書伯英創立規範得物象之形均造化

之理然其法太古質不剖斷以此爲少也子玉有推輪

草意之妙後學得漁獵其中宜爲第一

草書

伯英第一

叔夜第二

子敬第三



處仲第四 世將第五 仲將第六 士季第七

逸少第八 或問曰此品之中諸子豈能悉過於逸少  
答曰人之材能各有長短諸子於草各有性識精魄超  
然神彩射人逸少則格律非高功夫又少雖圓豐妍美  
乃乏神氣無戈戟鋸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是以劣  
於諸子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舉世莫之能曉悉以爲  
真草一槩若所見於諸子雷同則何煩有論今製品格  
以代權衡於物無情不饒不損惟以理伏頗能面質異

合規於立匠殊不顧於聾俗夫聾俗無眼有耳但聞是  
逸少必闇然懸伏何必須見見與不見一也雖自謂高  
鑒旁觀如三歲嬰兒豈敢斟量鼎之輕重哉伯牙子期  
不易相遇造章甫者當售衣冠之士本不為於越人也  
然草與真異真則字終意亦終草則行盡勢未盡或烟  
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為體以變化為用有類雲  
霞聚散觸遇成形龍虎威神飛動增勢巖谷相傾於峻  
險山水各務於高深囊括萬殊裁成一相或寄以騁縱

橫之志或托以散鬱結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  
莫不能量其力是以無為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  
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  
之者似入廟見神如窺谷無底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劒  
之鋒芒肅然危然方知草之微妙也子敬年十五六時  
嘗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畧之理極草  
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  
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子敬才高識遠行

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無籍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游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世人雖不能甄別但聞二王莫不心醉是知德不可偽立名不可虛成然荆

山之下玉石參差或價賤同於瓦礫或價貴重於連城  
其八分即二王之右也子敬歿後羊薄嗣之宋齊之間  
此體彌尚謝靈運尤為秀傑近者虞世南亦工此法或  
君長告令公務殷繁可以應機可以赴速或四海尺牘  
千里相聞迹乃含情言惟叙事披封不覺欣然獨笑雖  
則不面其若面焉妙用玄通隣于神化然此論雖不足  
搜索至真之理亦可謂張皇墨妙之門但能精求自可  
意得思之不已神將告之理與道通必然靈應有志小

學豈不勉歟古之名手但能其事不能言其意今僕雖不能其事而輒言其意諸子亦有所不足或少運動及險峻或少波勢及縱逸學者宜自損益也異能殊美莫不備矣然道合者千載比肩若死而有知豈無神交者也逸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不足貴也賢人君子非愚於此而智於彼知與不知用與不用也書道亦爾雖賤於此或貴於彼鑒與不鑒也智能雖定賞遇在時也嵇叔夜長七尺六寸美音聲偉容色雖土木形體而龍

章鳳姿天質自然加以孝友溫恭吾慕其為人常有其  
草寫絕交書一紙非常寶惜有人與吾兩紙王右軍書  
不易近於李造處見全書了然知公平生志氣若與面  
焉後有達識者覽此論當亦悉心矣夫知人者智自知  
者明論人才能先文而後墨義獻等十九人皆兼文墨  
乾元元年四月日張懷瓘述

送高閒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

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  
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奕伯  
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  
不造其堂不濟其域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  
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  
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  
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  
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



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閒之於草書有  
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  
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  
勃然不釋然后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閒師浮屠  
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  
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顏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  
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閒  
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自叙

釋懷素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能  
遠覩前人之奇迹所見甚淺遂擔笈杖錫西遊上國謁  
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遺編絕簡往往遇之豁然心胸  
畧無疑滯魚牋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為恠焉顏  
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辯許在末行又以尚  
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為歌詩故叙之曰開  
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有

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常公陟覩其筆  
力許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  
兼好事者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檄之作起於漢  
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  
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  
超絕古今而模楷精詳特為真正真卿早歲常接遊居  
屢蒙激昂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  
以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

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挹規模則入室之賓舍子奚適嗟歎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其後繼作不絕溢乎箱篋矣其述形似則有張禮部云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盧員外云初疑輕烟澹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峯王永州邕曰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遥云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走叙機格則有李侍御舟云昔張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為也余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

誰曰不可張公又云嵇山賀老麤知名吳郡張顛曾不  
易許御史瑤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灘灑半無墨醉  
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戴御史叔倫云心手  
相師勢轉奇詭形恠狀翻合宜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  
自言初不知語疾速則有竇御史翼云粉壁長廊數十  
間興來小豁胸中氣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  
字戴公又云馳毫驟墨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目愚  
劣則有從父司勳員外郎吳興錢起詩云遠跡無前侶

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真如皆辭旨激切理  
識玄奧固非虛蕩之所敢當徒增愧畏耳

評書藥石論

張懷瓘

夫馬筋多肉少為上肉多筋少為下書亦如之今之書  
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薰猶同器十年不分寧知不有  
藏其知能混其體法雷同賞遇或使之然至如馬之羣  
行驥子不出其外列拖銜策方知逸足含識之物皆欲  
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馬為駑駘

在人為肉疾在書為墨豬推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緩不能為之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鑒之不易精察之者必若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析枝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為量者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而行之益佳其有方闊齊平支體肥腴布置逼仄有所不容稜角且形况復無像神貌懵昏氣候蔑然以濃淡為華

者書之困也是曰病甚稍須毒藥以攻之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角節將古今道理亦可明蓋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腕之屈理須裹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豈曰壯哉書亦須用圓轉順其天理若輒成稜角是乃病也豈曰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迹才子叙事潛必其間書能入流含於和氣宛與理會曲若天成刻角耀鋒無利餘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書有稜角豈謂能也若始疎



而終密者則大同始密而終疎者則大異故小人甘以壞君子淡以成耀俗之書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悅心開目亦猶鄭聲之在聽也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嬰斯病弊須訪良醫滌蕩心胸除其煩憤古人妙跡用思沉鬱自非冥搜不可得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褚況它者哉

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

顏真卿

金吾長史張公旭謂僕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

高人詎可言其要妙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曰常聞長史每令為一平畫皆須縱橫有象非此之謂乎長史曰然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非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乎曰然均謂間子知之乎曰蒙示以間不容光其此之謂乎曰然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非築鋒下筆皆令完成不令疎乎曰然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非末已成畫使鋒健乎曰然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非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乎曰然輕謂曲折子知之乎

曰豈非鈎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為暗過之謂乎  
曰然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非牽掣為擊擊決意挫  
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乎曰然益謂不足子知之乎  
曰豈非結構點畫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乎曰  
然損謂餘子知之乎曰豈非趣長筆短雖有點畫不足  
常使意氣有餘乎曰然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非欲  
書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生體令有異勢乎  
曰然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非大字促令小小字展

令大蕪令茂密乎曰然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  
煥乎其有旨焉世之學者皆宗二王元常頗存逸迹曾  
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  
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張芝鍾繇  
功趣精細殆同神機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迹雖少可  
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  
譬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悞未為篤論又子敬之  
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

常者畫龍也倘著巧思思過半矣功若精勤當為妙筆  
曰幸蒙長史傳授用筆之法敢問攻書之妙何以得齊  
古人曰妙在執筆令其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其次  
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  
懷縱捨掣奪咸有規矩五者既備然後能齊古人曰敢  
問神用執筆之理可得聞乎曰予傳授筆法得之老舅  
陸彥遠曰吾昔日學書雖已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後  
聞褚河南云用筆當如印泥畫沙思而不悟後於江島

偶見沙平地淨令人意悅欲書乃以鋒利畫而書之其勁險之狀明淨媚好自茲乃悟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著當其用筆常使透過紙背此功成之及也真草用筆悉如畫沙點畫淨媚則其道至矣如此則其迹可久自然得齊古人

撥鐙序

林韞

韞咸通末為州刑掾時廬陵盧肇罷南浦太守歸宜春公之丈翰海內知名韞竊慕小學因師于盧公子弟安

期歲餘盧公忽相謂曰子學吾書但求其力爾不知用筆之方不在於力用於力筆死矣虛掌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關焉常人云永字八法乃點畫耳拘于一字何異守株翰林禁經云筆貴饒左書尚遲澁此君臣之道也大凡點畫不在拘之長短遠近但勿過其勢俾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此畫卜爾非書也吾昔受教于韓吏部其法曰撥鐙今將授子子勿妄傳推拖撚拽是也訣盡于此子其

旨而味乎韞加以久懼戎事筆硯多亡終不能窮其妙  
亦猶古人有得不死之術者人將從事焉未至得術者  
物故歎恨不極人或譏之曰彼尚不能自免何恨之有  
客曰昔有善算術者臨終傳于子終不能曉乃傳于人  
他人盡其妙彼何妨得而不能演哉愚雖承盧公之命  
既不能自盡其要妙敢恠復傳于智者

論書

釋亞棲

九書通即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



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皆后  
自變其體以傳于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  
三分亦被號為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此書家大要

論書

常榮宗

凡下筆心主于手然後可下若少等間殆亦無憑又曰  
須淺其執牢其筆實其指虛其掌論正書行草則真書  
少密執宜近頭行書寬縱執宜稍遠草書流逸執宜更  
遠遠取點畫長大近取分布齊均

書迹述

李後主

壯歲書亦壯猶嫖姚十八從軍初擁千騎陵沙漠目無  
全虜又如夏雲奇峯畏日烈景縱橫炎熱不可向通其  
任勢也如此老來書亦老若諸葛亮董戎常猷接敵舉  
板輿自隨以白羽麾軍不見其風骨而毫素相適筆無  
全鋒噫壯老不同功用則異唯在所能者何以言之書  
有七字法謂之撥鐙自衛夫人并鍾王家傳于歐顏褚  
陸等流于此矣然世罕知其道孤以幸會得受誨于先

王奇哉是書也非天賦其性口授要訣然后研功覃思則不能窮其奧妙安得不秘而寶之所謂法者擗壓鉤揭抵導送是也此字今有顏魯公墨迹尚存于世余恐將來學者無所聞焉故書以記之

叙陸希聲筆法

錢若水

陸希聲得筆法凡五字擗壓鉤揭抵用筆雙鉤則點畫道勁而盡妙矣謂之撥鐙法希聲以授沙門訥光光入長安為翰林供奉江南后主亦得此法復增二字曰導

送

又論書

米芾

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摠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恠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恠恠生恠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是病也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曰恠張為筋骨不知不恠張自有筋骨焉近年

筆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沂急  
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以為能取譬章子厚以  
真自名獨稱吾行草言吾書如排算子然直字須有體  
勢乃佳爾一智永硯成曰乃能到右軍若透穿始到鍾  
繇也可不勉之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  
好縈之便不工也

書說

蘓軾

歐叔弼謂余書大似李北海余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

謂似徐浩書者非也古今人用筆必有所自長史以劍  
器容有是理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  
吾見蛇鬪而草書長殆非誕也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  
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  
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  
之筆秃千管墨磨萬鋌不作張芝作索靖書法備於正  
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  
放言無足道也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

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敝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時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恠者吾書雖不甚精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志林云歐陽詢貌寒惟敏悟過人其書勁險厲正稱其貌爾是知凡書象其為人

論唐宋書家

黃庭堅

山谷論三家之法以為唐初字學勁健得晉宋風開元  
後變為肥厚元和後柳沈之徒復尚清勁五代楊凝式  
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行草亦主肥厚李昌式不免於  
重濁又論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叅禪王  
著小禪縛律

書則序

韓性

書果有則乎書心畫也短長瘠肥體人人殊未可以一



律拘也書果無則乎古之學者殫精神靡歲月臨模倣效終老而不厭亦必有其道矣蓋書者聚一以成形形質既具性情見焉異者其體同者其理也能盡其理可以為則矣三代之時書以記事未始以點畫較工拙也然而鼎彝銘誌之文俯仰向背精入芒髮是豈有意於工哉亦盡其理不能不工耳秦漢而下以書名者何可勝數盡書之理者惟鍾元常王逸少數人而已其殘鱣敗楮刊碑斷碣幸存於世者皆為人所寶愛觀其霞分

雲駛龍跳虎躍變化倏忽莫適控搏可喜可玩可怖可愕而不可測識意非法度所可拘攣徐而察之俯仰向背之理若合符契後之學者互相憲述隨其所至而各有成下至黃太史米南宮書體尤縱肆而法度極森嚴故皆可以擅名於後世由是而降人益事書其資善書者又好為甚高之論以為師心自用足以成家何必為是拘拘也其形質性情蹊韞昏惑前不則乎古後不足為來者則書道之中絕以是也夫今承旨趙公以翰墨

為天下倡學者翕然而景從趙君仲德嘗請書法之要公謂當則古無徒取法於今人也仲德於是取古人評書要語輯為一書名曰書則以成趙公之意而惠學者以指南也好事者將取而列諸梓仲德俾余為之序夫書者六藝之一儒者所當事也書有自然之理理之所在學者則焉射之正也車之軌也砭劑之俞榮也是書傳學者之厚幸非與仲德又謂余嘗取先儒讀書之法會粹為編未成成且併刻之嗟夫考古昔之言以求事

物之則經籍所載盡儒者事也豈惟書哉趙君其進於是矣因併誌其語於篇端

論用筆

王羲之

書字貴乎平穩用筆須有偃有仰有敔有斜或小或大或短或長欲書先構筋力然後裝束更在注意詳雅起發絲密疎闊相間每作一點懸管為之每作一波抑而復起一字須數體俱入一紙須字字意殊書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凡書之時貴乎沉靜

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須成下筆宜遲  
管是將軍故須遲重心不宜遲心是箭鋒遲則中物不  
入每書貴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行十起五伏着  
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深浸則毫弱無力墨用松節同  
研久久不動彌佳矣

續書譜

姜夔

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  
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

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真草與行各有  
體製歐率更顏平原輩以真為草李邕李西臺輩以行  
為真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者有專工草書者有專工  
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書千字不抵行書  
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意以為草至易而真至  
難豈真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  
專務道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為  
美矣白雲先生歐陽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

論之又詳皆可參稽之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  
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  
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  
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  
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  
應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小大斜正  
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  
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

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  
畫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  
顏或者惟務勻圓專師虞永或謂體須稍匾則自然平  
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云欲其瀟散則自不塵俗此  
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書法之美哉真書用筆自  
有八法吾嘗採古人之字列以為圖今畧言其指點者  
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  
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



結束堅實撇捺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為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道然而真以轉而後道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斜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翟伯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

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大令以來用筆者多失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於成體之後至於今世尤甚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歐陽率更結體雖太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少楷而翰墨灑落追蹤鍾王來者不

能及也顏柳結體既異古人用筆復溺於一偏予評二  
家為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人爭效之字畫剛勁高明  
固不為無助而魏晉風軌則埽地矣然柳氏大字偏傍  
清勁可喜更為奇妙近世亦有倣之者則俗濁不除不  
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草書之體如人坐  
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非苟  
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  
此應各有義理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

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章草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倣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誤顛錯反為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湔塵俗若使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

兩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攷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

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為主然不欲相帶帶則近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癡以捺代以發代正亦以捺代唯ノ則間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盡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拆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曲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橫直勻而藏鋒錐畫

沙者欲其無起止之跡壁折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  
必若是筆正則藏鋒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冥  
而神奇出焉嘗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  
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披一拂又有三折一ノ又有數樣  
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  
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  
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又如口當行草時尤宜  
泯其稜角以寬閒圓美為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

居心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又作字者亦須畧考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刺刺之相異王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秦奉泰春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過庭有執使轉用之法執謂長短淺深使謂縱橫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謂點畫向



背豈偶然哉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墨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緩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勿勁紙筆墨皆書法之

助也 嘗夷攷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書不同大率  
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  
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不相遠蘭亭記及王右軍  
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柳蘇米亦後世之  
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所貴乎  
穠纖間出血脉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具備真  
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習  
可以兼通焉 臨摹書至易唐太宗云卧王濛於紙中

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用筆之理然後可以臨摹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世所有蘭亭何翅數百本而定武本為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

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大小無不同而肥瘠剛柔  
工拙要妙亦異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  
風神矣 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  
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為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  
顯顯直須涵泳一出於自然如草書猶忌橫直分明橫  
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蒿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參出之  
斯為妙矣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相背發於  
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

有情理求之古人惟王右軍為妙 假如立人挑土田  
王衣示一切偏傍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左者  
亦然不可太密太巧若太密太巧者乃是唐人之病也  
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須與上齊嗚呼喉嚨等是也在右  
者皆須與下齊和扣等是也又如山頭須令覆其下走  
足須能承其上審其輕重使相負荷計其大小使相副  
稱為善 書以疎為風神密為老氣如佳之四橫川之  
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遒勁疎密停均為

佳當疎不疎必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疎 風神者  
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筆紙佳四須險勁五須  
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  
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  
肥者如貴遊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敲斜如醉  
仙端楷如賢士 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必先能速然後  
能為遲若素不能速而專務於遲則無神氣若專務速  
又多失勢 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

體定於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搭鋒應於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隸畫藏鋒者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則妙矣 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其說見於昌黎送高閒上人序 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猶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為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離而不相貫穿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朔畫贊又與蘭亭序

殊指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余嘗歷觀古人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豈欺我哉 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以瘦為奇而圓熟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失真未有若書丹者然書時盤礴不無少勞常仲將升高書凌雲臺榜下則鬚髮為之白藝成而下斯之謂與若鍾繇李邕又自刻之可謂癖矣

太宗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朕少時為公子頻遭陣敵執金鼓必有指揮



觀其陣即知強弱以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  
吾弱追奔闕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突過其陣自  
背而反擊之無不潰大率用此制今吾臨古人之書殊  
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吾之所為皆  
先作意是以能成也

## 象形論

趙撫謙

昔者聖人之造書也其肇於象形乎故象形為文字之  
本而指事會意諧聲皆由是而出焉象形者象刀物形

隨體詰

契吉切

詘

曲勿切

而畫丌迭者也丌別有正生十種

俗用

十種者數位之形則一口同之類是也天文之形

則弓回之類是也地理之形則水

岸同

之類是也人物

之形則子呂之類是也草木之形則禾木之類是也蟲

獸之形則虫牛之類是也飲食之形則酉月之類是也

服飾之形則衣巾之類是也宮室之形則闕

作壺非 高郭通

之類是也器用之形則弓矢之類是也此十種直象

形故謂之正生推之則又有所謂兼生者二焉一曰

形兼意日月之類是也一曰形兼聲壘箕之類是也

吕丁兼弓它類故謂之兼生吕是推之則象形之義可

觸類而通矣夾漈所謂十形猶子姓兼聲兼意猶因亞

者是也雖然若鼠之首侶白巢之腹侶白端之足侶而

毛類反手月形近肉苟泥去而不通則於象形之義灰

矣烏乎古篆廢而分隸興分隸興而字學昧是故分隸

有匕比音無匕化音有𠂔無又有𠂔非無𠂔冪有禾同無禾同

循而至於支音木切同書又音殊又沒同竝作𣎵秦𣎵秦𣎵秦𣎵秦

奉春蓄之蓄无異已已侶乃切胡感巴通節之體莫别好古

君子論至乎此豈直三嘆而已哉

指事論

事猶物也指事者加物於象形之文直著亅事指而可  
識者也聖人造書形不可象則屬諸事是亅亅文繼象  
形而出象形文也指事文也象形文之純指事文之  
加也故曰正生附本蓋造指事之本附於象形如本末  
朱禾末束之類是也夫木象形文也加一於下則指為  
本加一於上則指為末加一於中則指為朱亅亅𠂔曲  
而加則指為禾亅亅支葉之繁而加則指為米亅亅條

幹有物而加則指為束丌字既不可謂之象形又不可謂之會意故謂之指事指事之別有十類如象形之所陳者茲不復述此外又有兼諧聲而生之一類曰事兼聲齒金之類是也夾滌謂指事類乎象形斯言既得之矣然又曰史外之類入乎指事之篇抑夾何為而然邪

### 會意論

會意者或合丌體而兼乎義或反丌文而取乎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也丌書出於象形指事象形指

事大也諧聲字也會意大字之間也但丌大則反諸象  
形指事之大耳故曰正生歸本丌別有五曰反體會意  
曰省體會意曰同體會意曰二體會意曰三四五體會  
意反體者如永乃水之長也象其形焉𠂇則水之衰流  
別者故反永則為𠂇之類是也省體者如月形兼意字  
也夕則月見故月省則為夕之類是也同體者如二口  
為𠂇三犬為𠂇之類是也二體者如草生田上則為苗  
鼠居穴下則為竄之類是也三四五體者从臼𠂇水臨

皿則為盟土上有广从八吕分其里則為廛从臼持出  
置於几上有鬯酉而飾之吕夕則為鬱其類是也曰竝  
生者言竝乎象形指事之文而生也夾漈吕文有子母  
一子一母為諧聲是也其吕二母合為會意則未也今  
觀其所著六書畧吕羹便等字入於會意之篇其人文  
固謂之母羹本作彌其母在彌然則羹羹更三字胡可  
謂之母哉夾漈尚爾而沉於佗乎

諧聲論

六書之要在乎諧聲聲原於虛妙於物而无不諧故也  
洋洋乎諧聲之道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其神哉然其  
為字則主母呂定形因母呂主意而附佗字為子呂調  
合其聲者也原夫造諧聲之法或取聲呂成字或取音  
呂成字聲者平上去入四聲也音者角徵羽商宮半徵  
半商七音也有同聲者則取同聲而諧如倥銅而諧空  
同聲之類是也無同聲者則取轉聲而諧如控洞而諧  
空同聲之類是也無轉聲者則取旁聲而諧如叨江而



諧刀工聲之類是也無旁聲者則取正音而諧如簫昵  
而諧肅尼音之類是也無正音者則取旁音而諧如知  
威而諧矢成音之類是也有惟取同音而諧者如風開  
而諧凡开是也此其大畧也若其別則有聲兼意如禮  
貫之類三體四體如歸微之類歸从婦省从止自聲微从彳从支从人豈省聲  
陳而觀之究而言之又有不定意而又諧聲者松柏之  
類也又定意而少諧聲者雞都之類也其或定意於上  
而諧聲於下者蓮雲之類也定意於下而諧聲於上者

庸常之類也其有形定於外而聲諧於內者園圃之類也意定於內而聲諧於外者微輿之類也有从聲之文檉居而卒難認者孰黃之類也其言之於語論寸之於寺專之類則謂之因母呂主意其口之於園國晶之於畧農之類則謂之主母呂定形班孟堅衛巨山謂諧聲為形聲失其義也又有所謂从聲而省者蓋省文有聲關於義者有義關於聲者如甜之从舌呂為義舌之所嗜者甘故也謂恬之从舌則非矣蓋从甜省為聲而關

於義故也如營之从熒省聲也呂呂為義呂熒為聲故也謂勞从熒則非矣蓋从營省為義而關於聲故也諧聲之道既有無不諧之妙又有累加之要如讀誦之讀主言呂為意从衞賣古債之賣者諧丌聲也賣則从貝為意又从順齋古睦之齋而諧齋又从齒共音陸之共而諧累相加而不厭煩者此諧聲之道所呂无窮也余謂主母呂定形因母呂主意而附它字為子呂調合丌聲者庶幾近之矣學者儻即是觸類而推之則於諧聲乎何有

假借論

夾漈曰學者之患在於識有義之義而不識無義之義  
假借者無義之義也假借本非已有因它所授故於已  
為無義又曰六書之難明為假借之難明也六書明則  
六經如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故夾漈之六  
書畧於假借一門為甚詳雖然猶憾其或於轉注之惜  
篆有叶音借義不借義之誤今因丌誤而定之則假借  
轉注之惜丌庶幾矣夫假借之所由別者五而生有三

曰因義之借曰無義之借曰因借之借是為託生曰同音竝義不為假借是為反生曰轉注而假借是為兼生此五者假借之所由別也因義之借者初本裁衣之始而借為凡物之始狀本犬之形象而借為萬物之狀也無義之借者易本蜥易之易而借為變易之易財本貸財而借為財成之財也因借而借者商本商度之商既借為宮商之商矣而又借為商賈之商也之本之草之之既借為之往之之矣而又借為語詞之之也同音竝

義不為假借者台說之台即台我之台皆得从口而為  
意从吕而為聲也壬儋之壬既象治壬之形壬娠之壬  
大象裹壬之形也轉注而假借者如頃本頃矢之頃既  
轉而為頃刻之頃矣因頃刻之聲而借為頃畝之頃過  
本過踰之過既轉而為既踰曰過之過矣因既踰曰過  
之聲而借為過失之過也夾滌又有語詞之借五音之  
借三詩之借十日十二辰方言之借之類此即所謂無  
義之借故不復出烏乎假借之旨不明於世吕至書然

賡之然更加火州渚之州復加水果字有草須字有𦵏  
如此之類何可枚舉尚奚論丁寧之類不用口車渠馬  
塹之類不須石哉

### 轉注論

轉注者展轉其聲而注釋為它字之用者也有因丌意  
義而轉者有但轉丌聲而無意義者有再轉為三聲用  
者有三轉為四聲用者至於八九轉者火有之丌轉之  
之法則與造諧聲相類有轉同聲者有轉旁聲者有轉

正音者有轉旁音者有唯取丌書而轉者轉注之別有

五曰因義轉注者惡本善惡之惡呂有惡也則可惡去聲

同故轉為憎惡之惡齊本齊一之齊呂丌齊也則如齊

與齊通下同

故轉為齊莊之齊此丌類也曰無義轉注者如

荷了蓮荷之荷而轉為負荷

上聲下同

之荷雅

作鴉非

本烏雅

之雅而轉為風雅

上聲下同

之雅此丌類也曰因轉而轉者

如長本長短之長則物莫先焉故轉為長

上幼之長上

長上則有餘故又轉為長

去下同

物之長行本行止之行



則有轉迭故轉為應行去之行去行去則有次叙故又

轉為行杭劉之行杭又謂之行衡行奉之行奉行去下

行之行此丌類也此三者謂之毛生又有二用曰雙音

竝義不為轉注者如朋鳳皇皇鳳之朋即鷗朋乎之朋文

皆象丌飛形杞枋之杞補訝切收麥之器白加切又為

木名樂器之杞杞讀作琵琶皆得从木呂定意从巴皆得諧

丌聲此丌類也是謂反生又有兼用曰假借而轉注者

來乃來牟之來既借為來往之來矣而又轉為勞來去

之來也風乃風蟲之風既借為吹噓之風矣因轉為風

刺之風

去

此刀類也又有劣音叶音者不在轉注例也

如聯殺之殺陟衛切南劣之人則有株劉切音兄弟之  
兄呼庸切東吳之人則呂呼榮切之上下之下讀如粦  
夏押於語韻則音如戶明諒之明讀如姓名押於陽韻  
則音如芒

忙茫  
並非

凡此之類不能悉載吳棫韻補協音庶

矣劣音之類迄今无書然夫不必書也若夫衰有四音

齊有五音不有六音繼有七音差有八音數有九音辟

十有一音之類或主意義或無意義然轉聲而無意義者多矣學者引伸觸類而通下余可也然自許亦重下呂來下呂同意相受考老字為轉注依聲侏事令長字為假借之說既興鄭玄下呂之而解經夾漈下呂之而成畧豕失假借轉注之本旨蕭楚謂一字轉其聲而讀之是為轉注及近世程端禮編讀書分年日程雖有轉注為轉聲假借為借聲之說惜下不能立例確確論非夫無攸定余故不得不為之詳辯也今夫老字从人从毛从匕者人

之毛匕而白則為老會意字也考者老也故从老省定  
意从丂者諧聲字也初非吕老字轉而為考也又若耆

渠伊切

耆

古局切

耆

常句切

耆

丁念切

孝

批結切

六

字皆从老省

吕為意从旨句勿占至吕為聲孝則从子承父道而為

會意今夾漈吕之入轉注之篇可乎哉又若吕日月成

易而轉為明吕目少作眇而轉為省此又不達丁旨之

尤也烏乎轉注之旨一失芥至詭更妄改是吕葛稚川

加多於形景之景而作影王逸少从車於輶陳之陳

本作

獸

而為陣至若日莫之莫更加日烏雅之雅復作鴉獻

音響

高

俗作烹

飪

許庚切

通之體皆異匕箸

作非

箸

俗作箸

見依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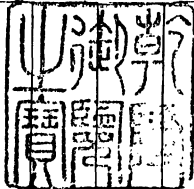
俗作著

之刺竝殊嬰之沾

作非

月母之从草若此

者甚众皆昧於轉注之指者也



稗編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八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吳瓊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八十四

明 唐順之 撰

畫一

畫原

宋 濂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  
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  
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  
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



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紀載非畫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旗旐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於

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

圖問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竝傳助名  
教而翼羣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寢不古若  
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  
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  
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  
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唯俗書之  
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  
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書史旁通

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予甚愛之於其別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叙畫源流

張彥遠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錄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皆有此瑞庖犧氏發

於榮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  
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  
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按字學之體六  
其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蒙鳥頭者則畫之流也漢末

大司空甄豐校字體有六曰鳥書即幡信上作垂鳥形也

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

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  
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

也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

周禮保氏掌六書曰其一曰象形亦蒼頡之遺意也

洎乎有虞作繪繪畫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曰畫掛也以彩色掛象物也故鐘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雲臺有烈有勲皆登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畱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傳既往之蹤紀傳所以叙其事不

能載其容賦誦所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故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是以漢明宮殿贊茲粉繪之功蜀郡學堂義存勸戒之道馬后女子尚願載君於唐堯石勒羯胡猶觀自古之忠孝豈同博奕用心自是名教樂事

論畫雜評

高拱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也者雖志道之士所

不能忘然特游之而已畫亦藝也進乎妙則不知藝之  
為道道之為藝此梓慶之削鐻輪扁之斲輪昔人亦有  
所取焉於是畫道釋像與夫儒冠之風儀使人瞻之仰  
之其有覩形而悟者豈曰小補之哉其以道釋名家者  
晉宋則顧陸梁隋則張展輩蓋一時出乎其類者矣至  
於有唐則吳道玄遂稱獨步殆將前無古人五代如曹  
仲元亦駸駸度越前輩至宋則繪事之工凌轢晉宋間  
人物如道士李得柔畫神仙得之於氣骨設色之妙一



時名重如孫知微輩皆風斯在下若趙裔高文進輩於道釋亦籍籍有名者然裔學朱繇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終不似真文進蜀人世俗多以蜀畫為名家是虛得名耳

昔人論人物則曰白皙如瓠其為張蒼眉目若畫其為馬援神姿高徹之如王衍閑雅甚都之如相如容儀俊爽之如裴楷體貌閑麗之如宋玉至於論美女則蛾眉皓齒如東鄰之女瓌姿艷逸如洛浦之神至有善為妖

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者皆是形容見  
於議論之際而然也若夫殷仲堪之眸子裴楷之頰毛  
精神有取於阿堵中高逸可置之丘壑間者又非議論  
之所能及此畫者有以造不言之妙也故畫人物最為  
難工雖得其形似則往往乏韻故自吳晉以來號為名  
手者才得三十三人其卓然可傳者則吳之曹弗興晉  
之衛協隋之鄭法士唐吳道玄鄭虔周昉五代趙才王  
商宗李公麟彼雖筆端無口而尚論古之人至於品流

之高下一見而可以得之者也宮室有量臺門有制而山節藻梲雖文仲不得以濫也畫者取此而備之形容豈徒為是臺榭戶牖之壯觀者哉雖一點一筆必求諸繩矩比他畫為難工故自晉宋迄于梁隋未聞其工者歷五代以還僅得衛賢以畫宮室得名宋郭忠恕既出視衛賢輩不足數矣信夫畫之中規矩準繩者為難工游規矩準繩之內而不為所窘如忠恕之高古者豈復有斯人之徒歟

解縵胡之纓而歛衽魏闕袖操戈之手而思稟正朔梯  
山航海稽首稱藩願受一厘而為氓至有遣子弟入學  
率貢職奔走而來賓者則雖異域之遠風聲氣俗之不  
同亦古先哲王所未嘗或棄也此番族所以見於丹青  
之傳然畫者多取其佩弓刀挾弧矢游獵狗馬之玩若  
所甚貶然亦所以陋蠻夷之風而有以尊華夏化原之  
信厚也今自唐至宋畫之有見於世者凡五人唐有胡  
瓌胡虔至五代有李贊華之流皆筆法可傳者蓋贊華

系出北虜是為東丹王故所畫非中華衣冠而悉其風  
土故習是則五方之民雖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亦可按  
圖而考也後有高益趙光輔張戡與李成輩雖馳譽於  
時蓋光輔以氣骨為主而格俗戡成全拘形似而乏氣  
骨皆不兼其所長

易之乾龍有所謂在田在淵在天以言其變化超忽不  
見制畜以比夫利見大人詩之魚藻有所謂頌其首莘  
其尾依其蒲以言其游深泳廣相忘江湖以比夫難致

之賢者則畫雖小道故有可觀其魚龍之作亦詩易之  
相為表裏者也龍雖形容所不及然葉公好之而真龍  
乃至則龍之為畫其傳久矣吳曹弗興嘗於溪中見赤  
龍出水寫以獻孫皓世以為神後失其傳至五代才得  
傳古其放逸處未必古人所能到宋董羽遂以龍水得  
名於時寔近代之絕筆也魚雖耳目之所玩宜工者為  
多而畫者多作庖中几上物乏所以為乘風破浪之勢  
此未免絀乎世議也五代袁義專以魚鱗馳譽宋劉宋

金  
卷八十四  
亦以此知名若徐白徐皐等輩亦以畫魚得名於時然  
所畫無涵泳噉喁之態使人但垂涎耳不復有臨淵之  
羨宜不得傳之譜也

嶽鎮川靈海涵地負至於造化之神秀陰陽之明晦萬  
里之遠可得之於咫尺間其非胸中自有丘壑發而見  
諸形容未必知此自唐至宋畫山水得名者類非畫家  
者流而多出於縉紳士大夫然得其氣韻者或乏筆法  
或得筆法者多失位置兼衆妙而有之者亦世難其人

蓋昔人以泉石膏肓煙霞痼疾為幽人隱士之誚是則山水之於畫市之於康衢世目未必售也至唐有李思訓盧鴻王維張璪輩五代有荆浩關仝是皆不獨畫造其妙而人品甚高若不可及者至宋李成一出雖師法荆浩而擅出藍之譽數子之法遂亦掃地無餘如范寬郭熙王詵之流固已各自名家而皆得其一體不足以窺其奧也

馬與牛者畜獸也畫史以狀馬牛而得名者為多至虎



豹鹿豕獐兔則非馴習之者也畫者因取其原野荒寒  
跳梁奔逸不就羈馽之狀以寄筆間豪邁之氣而已若  
乃犬羊猫狸又其近人之物最為難工花間竹外舞裯  
綉幄得其不為搖尾乞憐之態故工至於此者世難得  
其人粵自晉迄宋馬則晉有史道碩唐有曹霸韓幹之  
流牛則唐有戴嵩與其弟戴嶧五代有厲歸真宋有朱  
義輦犬則唐有趙博文五代有張及之宋有宗室令松  
羊則五代有羅塞翁虎則唐有李漸宋有趙邈猓猫則

五代有李靄之宋有王凝何尊師若包鼎之虎裴文睨之牛非無時名也氣俗而野使包鼎之視李漸裴文睨之望戴嵩豈不縮手於袖間耶

陰陽一噓而敷榮一吸而摯斂則葩華秀茂見於百卉衆木者不可勝計其自形自色雖造物未嘗容心而粉飾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觀衆目協和氣焉而羽蟲有三百六十聲音顏色飲啄態度遠而巢居野處眠沙泳浦戲廣浮深近而穿屋賀屢知歲司晨啼春噪晚者亦

莫知其幾何固雖不預乎人事然上古采以為官稱聖人取以配象類或以著為冠冕或以畫於車服豈無補於世哉故詩人六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而律歷四時亦記其榮枯語嘿之候所以繪事之妙多寓興於此與詩人相表裏焉故花之於牡丹芍藥禽之於鸞鳳孔雀翠必使之富貴而松竹梅菊鷗鷺鴈鷺必見之幽閒至於鶴之軒昂鷹隼之擊搏楊柳梧桐之扶踈風流喬松古栢之歲寒磊落展張於圖繪以興起人之意者率能

奪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臨覽物之有得也自唐迄  
宋如薛鶴郭鵠邊鸞之花至黃筌徐熙趙昌崔白等俱  
以是名家者班班相望若牛戩李懷素之徒亦以畫花  
鳥為時之所知戩作百雀圖其飛鳴俛啄曲盡其態然  
工巧有餘而殊乏高韻懷素設色輕薄獨以柔婉鮮華  
為有得若取之於氣骨則有所不足故不得附名於譜  
也繪事之求形似捨丹青朱黃鉛粉則失之是豈知畫  
之貴乎有筆不在夫丹青朱黃鉛粉之工也故有以淡

墨揮掃整整斜斜不專於形似而獨得於象外者往往  
不出於畫史而多出於詞人墨卿之所作蓋胷中所得  
固已吞雲夢之八九而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故一寄  
於毫楮則拂雲而高寒傲雪而玉立與夫招月吟風之  
狀雖執熱使人亟挾纊也至於布景致思不盈咫尺而  
萬里可論則又豈俗工所能到哉畫墨竹與夫小景五  
代獨得李頗宗宗室顧士人文同輩故知不以着色而  
專求形似者世罕其人

蔬菓於寫生最為難工論者以為郊外之蔬易工於水濱之蔬而水濱之蔬又易工於園畦之蔬也墜地之果易工於折枝之果而折枝之果又易工於林間之果也今以是求畫者之工拙信乎其知言也況夫蘋蘩之可羞含桃之可薦然則丹青者豈徒事朱鉛而取玩哉詩人多識草木蟲魚之性而畫者其所以毫奪造化思入妙微亦詩人之作也若草蟲者凡見諸詩人之比興故因附於此且自陳至宋其名傳而畫存者陳有顧野王

五代有唐垓革宋有郭元方釋居寧之流

王維山水訣

郭思後同

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  
咫尺之圖寫百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  
冬生於筆下初鋪水際忌為浮泛之山次布路岐莫作  
連綿之道主峯最宜高聳客山須是奔趨迴抱處僧舍  
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村莊着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  
山崖合一水而瀑瀉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

是踈踈泛舟楫之橋梁且宜高聳著漁人之釣艇低不  
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恠木峭壁巉岩之處莫可通  
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山鈎鑠處沿流  
竄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於此平地樓臺偏宜高  
柳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奇杉襯樓閣遠景煙籠深岩  
雲鎖酒旗則當路高懸客帆宜遇水低掛遠山須要低  
排近樹惟宜拔迸手親筆硯之餘有時游戲三昧歲月  
遙永頗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



荆浩山水賦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隱隱似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其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兩蹊樹觀頂顙水看岸基此其法也凡畫山水尖峭者峰平夷者嶺峭壁者崖有穴者岫懸石者岩形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路者壑兩山夾水者澗注水者溪泉通者谷路下小土山者坡極目而平者坂若能

辨別此類則粗知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分賓主之朝揖列羣峰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回抱寺觀可安斷岸亂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岸斷處古渡山斷處荒村水濶處征帆林密處店舍臨崖古木露根而藤纏臨流石岸嵌空而水痕凡作林木遠者踈平近者高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松皮如鱗栢皮纏身生於土者修長而淨直長於

石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  
春景則霧鎖烟籠樹林隱隱遠水拖藍山色堆青夏景  
則林木蔽天綠蕪平坂倚雲瀑布行人羽扇近水幽亭  
秋景則水天一色簌簌疎林鴈橫烟塞蘆裊沙汀冬景  
則樹枝雪壓老樵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凍雲黯淡  
酒帘孤村風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  
簑衣有風無雨但看樹枝有雨無風枝葉垂下雨霽則  
雲收天碧山光添翠網曬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霧靄

霏霏矇矓殘月曉色熹微暮景則山銜殘日帆卸江湄  
路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烟斜霧橫或遠岫雲歸或秋江  
晚渡或古塚斷碑如此之類須要筆法布置更看臨期  
山形不得犯重樹頭不得整齊山借樹為衣樹借山為  
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之精神  
若留意於此者須心會於玄微

歌曰

意懶石不硬心怯水不堅筆尖頭不老墨濃雲不輕

荆浩河南沁水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嘗語人曰吳道玄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兼二子所長成一家之體關仝北面事之

關仝長安人畫山水師荆浩晚年有出藍之美所畫脫略毫楮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深造古淡石樹出於畢宏有枝無幹當時郭忠恕亦師事之然仝於人物非所長多求胡翼為之胡翼字鵬雲工畫道釋

人物車馬樓臺山水種種皆善

李成字咸熙唐宗室避地營丘遂家焉世業儒善文磊落有大志因才命不偶放意詩酒寓興於畫師關仝凡烟雲變滅水石幽閒樹木蕭森山川險易莫不曲盡其妙論者為得山之體貌為古今第一

李成山水訣

凡畫山水先立賓主之位次定遠近之形然後穿鑿景物擺布高低落筆無令太重重則濁而不清不可太輕

輕則燥而不潤烘染過度則不接辟綽繁絮則失神發  
樹枝左長右短立石勢上重下輕擺布栽插勢使相偎  
上下雲烟取秀不可太多多則散漫無神左右林麓鋪  
陳不可太繁繁則拍塞不舒山高峻無使傾危水深遠  
勿教窮涸路須曲折山要高昂孤城置之遠邊墟市依  
於山脚雪天不用雲烟雨裏無多遠望山舍仍居隘窄  
漁翁要在平灘朝晴晃朗暮雨陰昏舍屋不在多開漁  
釣有時而作藤蔓依纏古木窠叢簇扎山頭高山烟鎖

其腰長嶺雲翳其脚遠水縈紆而來還用雲烟以斷其  
派恠石巉岩而立仍湏土阜以培其根原野曠蕩相連  
蒼山依其低淺石湏圓混鋒芒八面稜層木要交叉挺  
幹四時枯茂迅風拔木暴雨崩崖淺流則岸畔平灘深  
澗則陡崖直下聳坡之土必要高低則地淺烟林之木  
亦宜疎密則繁絮重岩切忌頭齊羣峰更宜高下孤峰  
遠設野水遙拖道路時隱時顯橋梁或有或無遠怕陰  
昏近防重濁顛崖恠石不用頻施峻嶺枯槎也宜少作



遥烟遠曙太繁恐失朝昏密樹稠林斷續防他版刻山  
原峻險依稀樵逕猶存崖岸傾危隱約雲林深暗平川  
雖遠參差皴染而成流水泉源彷彿還多擲撲布兩路  
有明有晦起雙峰陡高陡低霧薄明爽舒晴烟靄濛騰  
欲雨喬木聳直蟠屈者一株兩株亂石礪堆奇恠者三  
塊兩塊點樹葉稀疎間密皴石脉以重分輕亭庵不在  
常施樓觀仍湏間作人物轉顧多般野店猶防相似氣  
象春山明媚夏木繁陰秋林搖落蕭疎冬樹槎牙妥帖

樹根栽挿龍爪宛若抓拏石布稜層根脚還須帶土之  
字水不過三轉濺瀑水不過兩重侵天一道飛泉湧瀑  
多湍徹底翻濤巨浪淺瀨平流烟波茫茫雲浪浩浩山  
無獨木石不孤單林烟一派便休古木數株而已喬木  
踈於平野矮窠密布山頭孤烟遠自水邊薄靄驟依岩  
脚野橋寂寞遙通竹塢人家古寺蕭條掩映松林佛塔  
春水綠而潏灩夏津漲而瀰漫秋潦盡而澄清寒泉涸  
而凝泚新窠肥滑岸石須要皴蒼古樹槎牙景物兼還

秀媚分清分濁庶幾輕重相兼淳重淳輕病在偏枯損  
體千岩萬壑要低昂聚散而不同登嶽層巒但起伏崢  
嶸而各異不迷顛倒回還自然遊戲三昧

林泉高致序

郭熙河陽溫縣人為御畫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宗李  
成法得雲烟出沒峰巒隱顯之態布置筆法獨妙一  
時蚤年巧瞻工致晚年落筆益壯

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謂禮樂射御書數

書畫之流也易之山墳氣墳形墳出於三氣山如山氣如氣形如形皆畫之椎輪黃帝裂衣裳有章數或繪皆畫本也故舜十二章山龍華蟲曰觀古人象爾雅曰畫象也言象之所以為畫爾易卦說觀象繫辭謂此語繪事後素周禮繪畫之事後素功畫之本甚大且遠自古說伏羲畫八卦讀為今汝畫之畫畫文訓為止不知畫八卦為何等義故畫當為畫但今畫出於後世其實止用畫字爾又今之古文篆籀禽魚皆有象形之體即象

形畫之法也思邈角時侍先子遊泉石每落筆必曰畫山水有法豈得草草思聞一說旋即筆記今收拾纂集殆數十百條不敢失墜用貽同好噫先子少從道家之學吐故納新本游方外家世無畫學蓋天性得之遂游藝於此以成名然於潛德懿行孝友仁施為深則游焉息焉此志子孫當曉之也

郭熙山水訓

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

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  
所常觀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烟霞仙聖此人  
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直以太平盛日君親之心兩隆  
苟潔一身出處節義斯係豈仁人高蹈遠引為離世絕  
俗之行而必與箕潁埒素黃綺同芳哉白駒之詩紫芝  
之詠皆不得已而長往者也然則林泉之志烟霞之侶  
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  
窮泉壑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

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之本意也不此之主而輕心臨之豈不蕪雜神觀溷濁清風也哉 畫山水有體鋪舒為宏圖而無餘消縮為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須遠而觀之方見得一障山川之形勢氣象若士女人物小小之筆即掌中几上一展便見一覽便盡此看畫之法也

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

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為得何者觀今山川地占數百里可游可居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謂此佳處故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造而鑒者又當以此意窮之此之謂不失其本意 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濶大上秀而下豐含有後之相也非特論相兼理當如此故也 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取鍾王虞柳久必入其彷彿至於大人達士



不局於一家必兼收並覽廣議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  
然後為得今齊魯之士惟摹營丘關陝之士惟摹范寬  
一已之學猶為蹈襲況齊魯關陝幅幘數千里州州縣  
縣人人作之哉專門之學自古為病正謂出於一律而  
不肯聽者不可罪不聽之人迫由陳迹人之耳目喜新  
厭故天下之同情也故予以為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  
者此也 柳子厚善論為文余以為不止於文萬事有  
訣盡當如是況於畫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畫不以大

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不與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肅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則景不完故積惰氣而強之者其迹軟懦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汨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踈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決則失分解法不爽則失瀟灑法不圓則失體裁法不齊則失緊慢

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然可與明者道

思平昔見先子作一二圖有一時委下不顧動經一  
二十日不向再三體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者豈非所  
謂情氣者乎又每乘興得意而作則萬事俱忘及事  
汨志撓外物有一則亦委而不顧委而不顧者豈非  
所謂昏氣者乎凡落筆之日必明窓靜几焚香左右  
精筆妙墨盥手滌硯如見大賓必神閒意定然後為  
之豈非所謂不敢以輕心挑之者乎已營之又徹之

已增之又潤之一之可笑又再之再之可笑又復之  
每一圖必重複終始如戒嚴敵然後畢此豈非所謂  
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所謂天下之事不論大小例  
須如此而後有成先子向思每丁寧委曲論及於此  
豈教思終身奉之以為進脩之道耶

學畫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臨其上而瞰之則花之  
四面得矣學畫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於素壁  
之上則竹之真形出矣學畫山水者何以異此蓋身即

山川而取之則山水之意度見矣真山水之川谷遠望之以取其勢近看之以取其質真山水之雲氣四時不同春融怡夏蓊鬱秋踈薄冬黯淡畫見其大象而不為斬刻之形則雲氣之態度活矣真山水之烟嵐四時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畫見其大意而不為刻畫之迹則烟嵐之景象正矣真山水之風雨遠望可得而近者玩習不能究錯綜起止之勢真山水之陰晴遠望可盡而

近者拘狹不能得明晦隱見之迹山之人物以標道路  
山之樓觀以標勝槩山之林木映蔽以分遠近山之溪  
谷斷續以分淺深水之津渡橋梁以足人事水之漁艇  
釣竿以足人意大山堂堂為衆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  
岡阜林壑為遠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當  
陽而百辟奔走朝會無偃蹇背却之勢也長松亭亭為  
衆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蘿草木為振挈依附之師  
帥也其勢若君子軒然得時而衆小人為之役使無憑

陵愁挫之態也山近看如此遠數里看又如此遠十數里看又如此每遠每異所謂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側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異所謂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形狀可得不悉乎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陰晴看又如此所謂朝暮之變態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意態可得而不究乎春山烟雲連綿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陰人坦坦

秋山明淨搖落人肅肅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看此畫  
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畫之景外意也見青烟  
白道而思行見平川落照而思望見幽人山客而思居  
見岩扃泉石而思遊看此畫令人起此心如將真即其  
處此畫之意外妙也

東南之山多奇秀天地非為東南私也東南之地極下  
水潦之所歸以漱濯開露之所出故其地薄其水淺其  
山多奇峰峭壁而斗出霄漢之外瀑布千丈飛落於雲



霞之表如華山垂溜非不千丈也如華山者鮮爾縱有  
渾厚者亦多出地上而非出地中也西北之山多渾  
厚天地非為西北偏也西北之地極高水源之所出以  
岡隴擁腫之所埋故其地厚其水深其山多堆阜盤礴  
而連延不斷於千里之外介丘有頂而迤邐拔萃於四  
達之野如嵩山少室非不峭拔也如嵩少類者鮮爾縱  
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地上也嵩山多好溪華  
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別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

峰天台武夷廬霍雁蕩岷峨巫峽天壇王屋林慮武當  
皆天下名山巨鎮天地寶藏所出仙聖窟宅所隱奇崛  
神秀莫可窮其要妙欲奪其造化則莫神於好莫精於  
勤莫大於飽游飮看歷歷羅列於胷中而目不見絹素  
手不知筆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畫此懷素夜  
聞嘉陵江水聲而草聖益佳張顛見公孫大娘舞劍器  
而筆勢益俊者也今執筆者所養之不擴充所覽之不  
淳熟所經之不衆多所取之不精粹而得紙拂壁水墨

遽下不知何以掇景於烟霞之表發興於溪山之顛哉  
後生妄語其病可數何謂所養欲擴大近者畫手有仁  
者樂山圖作一叟支頤於峰畔智者樂水圖作一叟側  
耳於岩前此不擴大之病也蓋仁者樂山宜如白樂天  
草堂圖山居之意裕足也智者樂水宜如王摩詰輞川  
圖水中之樂饒給也仁智所樂豈只一夫之形狀可見  
之哉何謂所覽欲淳熟近世畫工畫山則峰不過三五  
峰畫水則波不過三五波此不淳熟之病也蓋畫山高

者下者大者小者盡睥向背顛頂朝揖其體渾然相應  
則山之美意足矣畫水齊者汨者卷而飛激者引而舒  
長者其狀宛然自足則水之態富贍也何謂所經之不  
衆多近世畫手生吳越者寫東南之聳瘦居咸秦者兒  
關隴之壯浪學范寬者乏營丘之秀媚師王維者缺關  
仝之風骨凡此之類咎在於所經之不衆多也何謂所  
取之不精粹千里之山不能盡竒萬里之水豈能盡秀  
太行枕華夏而面目者林慮泰山占齊魯而勝絕者龍

岩一槩畫之版圖何異凡此之類咎在於所取之不精粹也故專於坡陀失之粗專於幽閒失之薄專於人物失之俗專於樓觀失之冗專於石則骨露專於土則肉多筆迹不混成謂之踈踈則無真意墨色不滋潤謂之枯枯則無生意水不潺湲則謂之死水雲不自在則謂之凍雲山無明晦則謂之無日影山無隱見則謂之無烟靄今山日到處明日不到處晦山因日影之常形也明晦不分焉故曰無日影今山烟靄到處隱烟靄不到

處見山因烟霞之常態也隱見不分焉故曰無烟靄

山大物也其形欲聳拔欲偃蹇欲軒豁欲箕踞欲盤礴  
欲渾厚欲雄豪欲精神欲嚴重欲顧盼欲朝揖欲上有  
蓋欲下有乘欲前有據欲後有倚欲下瞰而若臨觀欲  
上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體也 水活物也其形欲深  
靜欲柔滑欲汪洋欲迴環欲肥膩欲噴薄欲激射欲多  
泉欲遠流欲瀑布插天欲濺撲入地欲漁釣怡怡欲草  
木欣欣欲挾烟雲而秀媚欲照溪谷而光輝此水之活

體也 山以水為血脉以草木為毛髮以烟雲為神彩  
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烟雲而秀媚水以山為  
面以亭榭為眉目以漁釣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  
榭而明快得漁釣而曠落此山水之布置也 山有高  
有下高者血脉在下其肩膀開張基脚壯厚巒岫岡勢  
培擁相勾連映帶不絕此高山也故如是高山謂之不  
孤謂之不仆下者血脉在上其顛半落項領相攀根基  
龐大堆阜臃腫直下深插莫測其淺深此淺山也故如

是淺山謂之不薄謂之不泄高山而孤體幹有仆之理  
淺山而薄神氣有泄之理此山水之體裁也 石者天  
地之骨也骨貴堅深而不淺露水者天地之血也血貴  
周流而不凝滯 山無烟雲如春無花草 山無雲則  
不秀無水則不媚無道路則不活無林木則不生無深  
遠則淺無平遠則近無高遠則下 山有三遠自山下  
而仰山顛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  
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高遠之色清明深遠之色重晦



平遠之色有明有晦高遠之勢突兀深遠之意重疊平遠之意冲融而縹縹緲緲其人物之在三遠也高遠者明瞭深遠者細碎平遠者冲澹明瞭者不短細碎者不長冲澹者不大此三遠也 山有三大山大於木木大於人山不數十百如木之大則山不大木不數十百如人之大則木不大木之所以比夫人者先自其葉而人之所以比夫木者先自其頭木葉若干可以敵人之頭人之頭自若干葉而成之則人之大小木之大小山之

大小自此而皆中程度此三大也 山欲高盡出之則  
不高烟霞鎖其腰則高矣水欲遠盡出之則不遠掩映  
斷其派則遠矣蓋山盡出不唯無秀拔之高兼何異畫  
碓嘴水盡出不唯無盤折之遠兼何異畫蚯蚓 正面  
溪山林木盤折委曲鋪設其景而來不厭其詳所以足  
人目之近尋也傍邊平遠嶠嶺重疊鈎連縹緲而去不  
厭其遠所以極人目之曠望也遠山無皺遠水無波遠  
人無目非無也如無耳

畫意

世人止知吾落筆作畫却不知畫非易事莊子說畫史解衣盤礴此真得畫家之法人須養得胸中寬快意思悅適如所謂易直子諒油然之心生則人之咲啼情狀物之尖斜偃側自然布列於心中不覺見之於筆下晉人顧愷之必構層樓以為畫所此真古之達士不然則志意已抑鬱沉滯局在一曲如何得寫貌物情摠發人思哉假如工人斲琴得嶧陽孤桐巧手妙意洞然於中

則樸材在地枝葉未披而雷氏成琴曉然已在於目其  
意煩體悖拙魯悶嘿之人見銛鑿利刀不知下手之處  
焉得焦尾五聲揚音於清風流水哉更如前人言詩是  
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人多談此言吾人所師余因暇  
日閱晉唐古今詩什其中佳句有道盡人腹中之事有  
裝出人目前之景然不因靜居燕坐明窓淨几一炷爐  
香萬慮消沉則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  
成即畫之主意亦豈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應方始

縱橫中度左右逢原世人將就率意觸情草草便得思  
因記先子嘗所誦道古人清篇秀句有發於佳思而可  
畫者并思亦嘗旁搜廣引先子謂為可用者咸錄之於  
下

女几山頭春雪消路傍仙杏發柔條心期欲去知何日

惆悵回車下野橋

羊士諤望女几山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

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

長孫左輔尋山

家南遊兄弟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

潤寒鴉飛去日沉山

實

釣罷孤舟繫葦梢酒開新甕鮓

開包自從江浙為漁父二十餘年手不拋

無名氏

舍南舍

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

老杜

渡水蹇驢雙耳直避風

羸僕一肩高

盧雪詩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王摩詰

六月

杖藜來石路午陰多處聽潺湲

王介甫

數聲離岸櫓幾點

別州山

魏野

遠水蕪天淨孤城隱霧深

老杜

犬眠花影地牛

牧雨聲陂

劉後村

密竹滴殘雨高峰留夕陽

夏侯簡叔

天遙來

雁小江濶去帆孤

姚合

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

天

錢惟演

春潮帶雨晚來急  
野渡無人舟自橫

韋應物

相看

臨遠水獨自坐孤舟

鄭谷

畫訣

凡經營下筆必合天地何謂天地謂如一尺半幅之上  
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立意定景見世之初  
學遽把筆下去率爾立意觸情塗抹滿幅看之填塞人  
目已令人意不快那得取賞於瀟灑見情於高大哉  
山水先理會大山名為主峰主峰已定方作以次近者

遠者小者大者以其一境主之於此故曰主峰如君臣  
上下也 林石先理會一大松名為宗老宗老意定方  
作以次襍窠小卉女蘿碎石以其一山表之於此故曰  
宗老如君子小人也 山有戴土山有戴石土山戴石  
林木瘦聳石山戴土林木肥茂木有在山木有在水在  
山者土厚之處有千尺之松在水者土薄之處有數尺  
之蘂水有流水石有盤石水有瀑布石有怪石瀑布練  
飛於林表恠石虎蹲於路隅 雨有欲雨雪有欲雪雨



有大雨雪有大雪雨有雨霽雪有雪霽風有急風雲有歸雲風有大風雲有輕雲大風有吹沙走石之勢輕雲有薄羅引素之容 店舍依溪不依水衝依溪以近水不依水衝以為害或有依水衝者水雖衝之必無水害處也村落依陸不依山依陸以便耕不依山以為耕遠或有依山者山之間必有可耕處也 大松大石必畫於大岸大坡之上不可作於淺灘平渚之邊 一種使筆不可反為筆使一種用墨不可反為墨用筆與墨人

之淺近事二物且不知所以操縱又焉得成絕妙也哉  
此亦非難近取諸書法正與此類也故說者謂王右軍  
喜鵲意在取其轉項如人之執筆轉腕以結字此正與  
論畫用筆同故世之人多謂善書者往往善畫蓋由其  
轉腕用筆之不滯也或曰墨之用何如荅曰用焦墨用  
宿墨用退墨用埃墨不一而足不一而得  
詳見下文  
硯用石用瓦用盆用甕片墨用精墨而已不必用東川  
與西山筆用尖者圓者麤者細者如針者如刷者運墨

有時而用淡墨有時而用濃墨有時而用焦墨有時而用宿墨有時而用退墨有時而用厨中埃墨有時而取青黛襍墨水而用之用淡墨六七加而成深即墨色滋潤而不枯燥用濃墨焦墨欲特然取其限界非濃與焦則松稜石角不瞭然故爾瞭然然後用清墨水重疊過之即墨色分明常如霧露中出也淡墨重疊旋旋而取之謂之幹淡以銳筆橫臥惹惹而取之謂之皴擦以水墨再三而淋之謂之渲以水墨滾同而澤之謂之刷以

筆頭直往而指之謂之捫以筆頭特下而指之謂之擢以筆端而注之謂之點點施於人物亦施於木葉以筆引而去之謂之畫畫施於樓屋亦施於松針雪色用淡濃墨作濃淡但墨之色不一而染就烟色就縑素本色縑拂以淡水而痕之不可見筆墨迹風色用黃土或埃墨而得之土色用淡墨埃墨而得之石色用青黛和墨而淺深取之瀑布用縑素本色但焦墨作其旁以得之水色春綠夏碧秋青冬黑天色春晃夏蒼秋淨冬黯

畫之處所須冬煖夏涼宏堂邃宇畫之志思須百慮不干神盤意豁老杜詩所謂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逼王宰始肯留真跡斯言得之矣

畫題

世說所載戴安道一事安道就陳留范宣學宣之讀書抄書安道皆學至於安道學畫宣乃以為無用而不喜安道於是取南都賦為宣畫其所賦內前代衣冠宮室人物鳥獸草木山川莫不畢具而一一有所証據有所

徵考宣躍然從之曰畫之有益如是然後重畫然則自帝王名公巨儒相襲而畫者皆有所為述作也如今成都周公禮殿有西晉益州刺史張牧畫三皇五帝三代至漢以來君臣賢聖人物燦然滿殿令人識萬世禮樂故王右軍恨不克見而今為士大夫之室則世之俗工下吏務眩細巧又豈知古人於畫事別有意旨哉

一種畫春夏秋冬各有始終曉暮之類品意物色便當分解況其間各有趣哉其他不消拘四時而經史諸子

中故事又各須臨時所宜者為可謂如春有早春雲景  
早春雨景殘雪早春雪霽早春雨霽早春烟雨早春寒  
雲欲雨春早春晚景曉日春山春雲欲雨早春烟霽春  
雲出谷滿溪春溜春雨春風作斜風細雨春山明麗春  
雲如白鶴皆春題也 夏有夏山晴霽夏山雨霽夏山  
風雨夏山早行夏山林館夏雨山行夏山林木恠石夏  
山松石平遠夏山雨過濃雲欲雨驟風急雨又曰飄風  
急雨夏山雨罷雲歸夏雨溪谷濺瀑夏山烟曉夏山烟

晚夏日山居夏雲多奇峰皆夏題也 秋有初秋雨過

平遠秋霽亦曰秋山雨霽秋風雨霽秋雲下隴秋烟出  
谷秋風欲雨又曰西風欲雨秋風細雨亦曰西風驟雨  
秋晚烟嵐秋山晚意秋山晚照秋晚平遠遠水澄清疎  
林秋晚秋景林石秋景松石平遠秋景皆秋題也 冬  
有寒雲欲雪冬陰密雪冬陰霰雪翔風飄雪山澗小雪  
四溪遠雪雪後山家雪中漁舍艤舟沽酒踏雪遠遠沽雪  
溪平遠又曰風雪平遠遠絕澗松雪松軒醉雪水榭吟風



皆冬題也 曉有春曉秋曉雨曉雪曉烟嵐曉色秋烟  
曉色春靄曉色皆曉題也 晚有春山晚照雨過晚照  
雪晚殘照疎林晚照平川返照遠水晚照暮山烟靄僧  
歸溪寺客到晚扉皆晚題也 松有雙松三松五松六  
松恠木古木老木垂岸恠木垂崖古木喬松至一望松  
皆祝壽用青松春松長松

思嘗見先子作連山一望松帶一望不斷之意於一  
幅上為之一老人以手撫面前大松作極目引望之

意其老人若為壽星所獻之人云

石有恠石坡石松石蕙雲松者也林石蕙之林木秋江  
恠石恠石之在秋江也江上蓼花蕙葭之致可以映帶  
遠近作一二也雲有雲橫谷口雲出岩間白雲出岫  
輕雲下嶺烟有烟橫谷口烟出亂山暮靄平林輕烟  
引素春山烟嵐秋山烟靄水有四溪濺撲松石濺撲  
雲嶺飛泉雨中瀑布雪中瀑布烟溪瀑布遠水鳴榔雲  
溪釣艇襍有水村漁舍憑高觀耨平沙落雁溪橋酒

家橋梁樵子皆襍題也

畫格拾遺

早春曉烟驕陽初蒸晨光欲動曉山如翠曉烟交碧乍  
合乍離或聚或散變態不定飄飄繚繞於叢林溪谷之  
間曾莫知其涯際也 風雨水石猛風驟發大雨斜傾  
瀑布飛空湍奔射石噴珠濺玉交相濺亂不知其源流  
之遠近也 古木平林層巒羣立恠木斜欹影浸寒流  
根蟠石岸輪囷萬狀不可得而名也

右三圖乃郭熙  
所畫溫縣宣聖殿

三壁烟生亂山生絹六幅皆作平遠亦人之所難一畫也

障亂山幾數百里烟嶂聯綿矮林小宇間見格映看之  
令人意興無窮此圖乃平遠之物也朝陽樹杪縑素  
橫長六尺許作近山遠山山之前後神宇佛廟津渡橋  
梁縷分脉剖佳思麗景不可殫言惟是於濃嵐積翠之  
間以朱色而淺深之自大山腰橫抹以旁達於向後平  
遠林麓烟雲縹緲一帶之上朱綠相異色之輕重隱沒  
相得畫出山中一番曉意可謂奇作也

西山走馬圖先子作衡州時作此以付思其山作秋意  
於深山中數人驟馬出谷口內一人墜下人馬不大而  
神氣如生先子指之曰躁進者如此自此而下得一長  
板橋有皂幘數人乘款段而來者先子指之曰恬退者  
如此又於峭壁之隈青林之蔭半出一野艇艇中蓬菴  
菴中酒榼書帙菴前露頂坦腹一人若仰看白雲俯聽  
流水冥搜遐想之象舟側一夫理楫先子指之曰斯則  
又高矣

一望松先子以二尺餘小絹作一老人倚松岩前在一  
大松下自此後作無數松大小相聯轉嶺下澗幾十百  
松一望不斷平昔未嘗如此布置此物為文潞公壽意  
取公子孫聯綿公相之義潞公大喜

叙自古規鑒

郭若虛

後同

易稱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是故謂之象又曰象也者像此者也嘗考前賢畫論首  
稱像人不獨神氣骨法衣紋向背為難蓋古人必以聖

賢形象往昔事實含毫命素製為圖畫者要在指鑒賢  
愚發明治亂故魯殿紀興廢之事麟閣會勲業之臣迹  
曠代之幽潛託無窮之炳煥昔漢孝武帝欲以鉤弋趙  
婕妤少子為嗣命大臣輔之惟霍光任重大可屬社稷  
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孝成帝  
遊於後庭欲以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  
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倖今欲同輦  
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

姬今有班婕妤又嘗設宴飲之會趙李諸侍中皆引滿  
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已  
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問班伯曰紂為無道至於是  
乎伯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  
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  
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雅所以流連  
也謂書淫亂之戒其原在於酒上喟然歎曰久不見班  
生今日復聞讜言後漢光武明德馬皇后美於色厚於



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虞舜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  
曰恨不得如此為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妃指堯曰嗟乎  
羣臣百僚恨不得為君如是帝顧而笑唐德宗詔曰貞  
元已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閣崇構見老臣遺像  
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覩  
往思今取類非遠文宗大和二年自撰集尚書中君臣  
事迹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焉漢文翁學堂在  
益州大城內昔經頽廢後漢蜀郡太守高朕復繕立乃

圖畫古人聖賢之像及禮器瑞物於壁唐韋機為檀州刺史以邊人僻陋不知文儒之貴修學館畫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名儒像自為讚敦勸生徒繇茲大化夫如是豈非文未盡經緯而書不能形容然後繼之於畫也所謂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亦宜哉

叙圖畫名意

古之秘畫珍圖名隨意立典範則有春秋毛詩論語孝經爾雅等圖其次後漢蔡邕有講學圖梁張僧繇有孔

子問禮圖隋鄭法士有明堂朝會圖唐閻立德有封禪  
圖尹繼昭有雪宮圖觀德則有帝舜娥皇女英圖隋展  
子虔有禹治水圖晉戴逵有列女仁智圖宋陸探微有  
勲賢圖忠鯁則隋楊契丹有辛毘引裾圖唐閻立本有  
陳元達鑠諫圖吳道子有朱雲折檻圖高節則晉顧凱  
之有祖二疏圖王廙有木雁圖宋史藝有屈原漁父圖  
南齊蘧伯珍有巢由洗耳圖壯氣則魏曹髦有卞莊刺  
虎圖宋宗炳有獅子擊象圖張僧繇有漢武射蛟圖寫

景則晉明帝有輕舟迅邁圖衛協有穆天子宴瑤池圖  
史道碩有金谷園圖顧凱之有雪霽望五老峰圖靡麗  
則戴逵有南朝貴戚圖宋袁倩有丁貴人彈曲項琵琶  
圖唐周昉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局圖風俗則南齊  
毛惠遠有剡中溪谷村墟圖陶景貞有永嘉居邑圖隋  
楊契丹有長安車馬人物圖唐韓滉有堯民擊壤圖此  
雖不能具載其為可鑒戒當與六籍並傳云

論製作楷模

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  
察矣畫人物者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則有善  
功方便之顏道像必具修真度世之範帝王當崇上聖  
天日之表外夷應得慕華欽順之情儒賢即見忠信禮  
義之風武士固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俄識肥遯高世  
之節貴戚蓋尚紛華侈靡之容帝釋湏明威福嚴重之  
儀鬼神乃作醜覩尺者切馳趨於見切之狀士女宜富秀色  
媵鳥果切媼奴生切之態田家自有醇忙朴野之真畫衣紋

林石用筆全類於書畫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畫林木者有樛枝挺幹屈節皺皮紐裂多端分數萬狀作怒龍驚虺之勢聳凌雲翳日之姿宜湏崖岸豐隆方稱蟠根老壯也畫山石者多作鑿頭亦為凌面落筆便見堅重之性皴淡即生窅凸之形每留素以成雲或借地而為雪其破墨之功尤為難也畫畜獸者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分肥圓毛骨隱起仍分諸物

所稟動止之性

四足唯兔掌底有毛謂之建毛

畫龍者折出三停

自首至膊

膊至腰腰至尾也

分成九似

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

牛

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仍要駿鬣肘毛

筆畫壯快直自肉中生出為佳也

凡畫龍開口者易為巧合口者難為功畫

家稱開口貓兒合口龍言其兩難也

畫水者有一擺之波三摺之浪布之

字之勢分虎爪之形湯湯若動使觀者浩然有江湖之

思為妙也畫屋木者折筭無虧筆畫勻壯深遠透空一

去百斜如隋唐五代已前洎國初郭忠恕王士元之流

畫樓閣多見四角其斗拱逐鋪作為之向背分明不失  
繩墨今之畫者多用直尺一就界畫分成斗拱筆迹繁  
雜無壯麗閑雅之意畫花果草木自有四時景候陰陽  
向背笋條老嫩苞萼後先逮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體  
性畫翎毛者必須知識諸禽形體名件自嘴喙口臉眼  
緣去聲叢林腦毛披簑毛翅有梢去聲翅有蛤翅翅邦上聲上  
有大節小節大小窩翎次及六梢又有料平聲風掠草彌  
翅習散尾壓磧尾肚毛腿袴尾錐脚有探爪三節食爪三節  
之間



撩爪

四節托爪

一節

宣黃八甲鷲鳥眼上謂之看棚

一名背看簷

毛之間謂之合溜山鵲鷄類各有歲時蒼嫩皮毛眼爪

之異家鵝鴨即有子肚野飛水禽自然輕梢

去聲

如此之

類或鳴集而羽翮繁戢或寒棲而毛葉鬆泡

去聲

已上具

有名體處所必須融會關一不可設或未識漢殿吳殿

梁柱斗拱叉手替木熟柱駝峰方莖額道抱間昂頭羅

花羅幔暗制綽幕猢猻頭琥珀枋龜頭虎座飛簷撲水

膊風化廢垂魚惹草當鈎曲脊之類憑何以畫屋木也

畫者尚罕能精究況觀者乎

論衣冠異制

自古衣冠之制存有變更指事繪形必分時代衮冕法服三禮備存物狀寔繁難可得而載也漢魏已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冕籬後周以三尺皂絹向後幘髮名折上巾通謂之幘頭武帝時裁成四脚隋朝惟貴臣服黃綾紋袍烏紗帽九環帶六合靴起於後魏次用桐木黑漆為巾子裹於幘頭之內前繫二脚後垂二脚貴賤服

之而烏帽漸廢唐太宗嘗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為幘頭巾子以賜百官開元間始易以羅又別賜供奉官及內臣圓頭官樣巾子至唐末方用漆紗裏之乃今幘頭也三代之際皆衣襴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為三等品服庶人以白國語曰袍者朝也古公卿上服也至周武帝時下加襴唐高宗朝給五品已上隨身魚又勅品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並金帶深淺綠服並銀帶深淺青服並鍤石帶庶人服黃銅鐵

帶一品已下文官帶手巾筭袋刀子礪石武官亦聽膚

宗朝制武官五品已上帶七事跣蹠

佩刀子磨石契  
苾真職殿針筒火

石袋也

開元初復罷之晉處士馮翼衣巾大袖周緣以皂

下加襴前繫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謂之馮翼之衣今

呼為直掇

禮記儒行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

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注云逢大也逢  
掖大袂裨衣也逢掖與馮翼音相近又梁志有袴褶以

從戎事三代已前人皆跣足三代已後始服木屐伊尹

以草為之名曰履秦世叅用絲革鞞本胡服趙靈王好

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皂靴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鞞靴凡在經營所宜詳辨至如閭立本圖昭君妃音配虜戴帷帽以據鞍王知慎畫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殊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雖弗害為名蹤亦丹青之病爾

帷帽如今之席帽周回垂網也

論氣韻非師

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

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嘗試論之竊觀自古竒迹多是軒冕才賢岩穴上士依仁游藝探賾鉤深高雅之情一寄於畫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所謂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畫必周氣韻方號世珍不爾雖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故楊氏不能授其師輪扁不能傳其子

繫乎得自天機出於靈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術謂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與心合是之謂印爰及萬法緣慮施為隨心所合皆得名印矧乎書畫發之於情思契之於綃楮則非印而何押字且存諸貴賤禍福書畫豈逃乎氣韻高卑夫畫猶書也揚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論用筆得失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彩生於用筆用筆之難斷可識

矣故愛賓稱惟王獻之能為一筆書陸探微能為一筆  
畫無適一篇之文一物之像而能一筆可就也乃是自  
始及終筆有朝揖連綿相屬氣脉不斷所以意存筆先  
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  
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昔宋元君將畫圖  
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  
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  
盤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又畫有三病皆繫用筆



所謂三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癡全虧  
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  
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  
凝礙不能流暢也未窮三病徒舉一隅畫者鮮克留心  
觀者當煩拭眚

大底氣韻高筆畫壯則愈玩愈妍其或  
格凡毫懦初觀縱似可採久之還復意

矣  
息

### 論婦人形相

歷觀古名士畫金童玉女及神仙星官中有婦人形相

者貌雖端嚴神必清古自有威重儼然之色使人見則肅恭有歸仰心今之畫者但貴其姱麗之容是取悅於衆目不達畫之理趣也觀者察之

論三家山水

畫山水惟營丘李成長安關仝華原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峙百代標程前古雖有傳世可見者如王維李思訓荆浩之倫豈能方駕近代雖有專意力學者如翟院深劉永紀真之輩難繼後塵

翟學李劉學  
開紀學范

夫

氣象蕭疎烟林清曠毫鋒穎脫墨法精微者營丘之製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閒者關氏之風也峰巒渾厚勢狀雄強搶上聲筆俱勻人屋皆質者范氏之作也

烟林平遠之妙始自營丘畫松葉謂之攢針筆不染淡自有榮茂之色關畫木葉間用墨

搢時出枯梢筆蹤勁利學者難到范畫林木或側形如偃蓋別是一種風規但未見畫松栢耳畫屋既質以墨龍染後輩復有王士元王端燕貴許道寧高克明郭熙

目為鐵屋

李宗成丘訥之流或有一體或具體而微或預造堂室或各開戶牖皆可稱尚然藏畫者方之三家繇諸子之

於正經矣

論黃徐體異

諺云黃筌富貴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蓋亦耳目所  
習得之於手而應於心也何以明其然黃筌與其子居  
宋始並事蜀為待詔筌後累遷如京副使既歸朝筌領  
真命為宮贊

或曰筌到闕未久物故今之遺迹多見在蜀中日作故往往有廣政年號宮贊之命

亦恐傳之誤

居宋復以待詔錄之皆給事禁中多寫禁禦所

有珍禽瑞鳥奇花恠石今傳世桃花鷹鵠純白雉兔金

盆鵲鴿孔雀龜鶴之類是也又翎毛骨氣尚豐滿而天  
水分色徐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放達不羈多狀江湖  
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今傳世鳬雁鷺鷥蒲草蝦魚  
叢艷折枝園蔬藥苗之類是也又翎毛形骨貴輕秀而  
天水通色言多狀者緣人之稱聊分兩家作用亦在臨時  
命意大抵江南之藝骨氣多不及蜀人而  
滿酒過之也

二者春蘭秋菊各擅重名下筆成珍揮毫可範

復有居寀兄居寶徐熙之孫曰崇嗣曰崇矩蜀有刁處

士

名光  
膺

劉贊滕昌祐夏侯延祐李懷衮江南有唐希雅

希雅之孫曰中祚曰宿及解處中輩都下有李符李吉之儔及後來名手間出跂望徐生與二黃繇山水之有

正經

黃筌之師刁處士  
繇關同之師荆浩

### 論畫龍體要

畫龍惟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觀其體則筆

墨道爽善為蜿蜒之狀

皇建院法堂屏  
風是其真迹

至任從一待詔

之作稍加恠怒

建隆觀翊教院玉  
皇殿後是其真迹

今崔白所圖又得其

要

建隆觀翊教院玉  
皇殿中羅喉邊有一  
龍頭北都大安寺羅漢壁有龍一條

恨不見弗興

秘閣之頭軌範同否又不知葉公當日所遇厥狀何如  
自昔蔡龍氏歿龍不復擾所謂上飛於天晦隔層雲下  
歸於泉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今之圖寫固難惟

以形似但觀其揮毫落墨筋力精神理契吳畫鬼神

前論

三停九似亦以人多不識  
真龍先匠所遺傳授之法

### 論古今優劣

或問近代至藝與古人何如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  
過亦有之若論佛道人物士女牛馬則近不及古若論

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則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陸張

吳中及二閭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

晉顧愷之宋陸探微梁張僧繇唐閻

立本閻立德

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不亦宜哉

已上皆極

張周韓戴氣韻骨法皆出意表

唐張萱周昉皆工士女韓

佛道人物

幹畫馬戴嵩工牛或問曰何以但舉韓幹而不言曹霸

止引戴嵩而弗稱韓晁答曰韓師曹將軍戴法韓晉公

但舉其弟可知其師也至如韋鑒墮猶子鷗

後之學者

皆善畫馬但取其尤著者明之難即遍舉也

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與關范之迹徐暨二

黃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



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

曰古不及近

二李則李思訓將軍并其子李昭道中舍三王則王維右丞暨王熊王宰悉工山水

邊鸞陳庶工花鳥並唐人也

是以推今考古事絕理窮觀者必辨金

鍤無焚玉石

大悲觀音像

李廌

唐大中年范瓊所畫像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穩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蓋臂手雖多左右對偶其意

相應混然天成不見其有餘所執諸物各盡其妙筆跡如縷而精勁溫潤妙窮毫釐其盧楞伽曹仲宣之徒歟

### 大佛像

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之定形故水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焮銳得火之性觀者以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定慧力坐其

間安然不動則豈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心乎予為之  
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  
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吾觀若人孰懼燒劫

正坐佛

唐趙公祐所作予遠祖相國衛公為浙西觀察使幕中  
僚也世俗畫佛菩薩者或作西域相則拳髮虬髯穹鼻  
黥目一如胡人或作莊嚴相妍柔姣好奇衣寶服一如  
婦人皆失之矣公祐所作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具而

慈悲威重有巍巍天人師之容筆迹勁細用色精密縑素暗腐而丹青不渝真可寶也

普陀觀音像

蜀勾龍壑所作具天人種種殊相寶珠纓絡鉢衣紺髻使人瞻之敬心自起筆氣清潤意通幻妙所居普陀伽山在海岸孤絕處煙巒蒙密佳氣藹然予嘗與德麟雨後望襄陽鳳林諸山氣象畧相似頗恨是中無此大士也

被髮觀音變相

在水中石上襲衣寶絡被髮按劍而坐非近世所能為  
必五代或晚唐名輩所作筆細而有力似吳道元獨設  
色太重衣上花文不類吳筆或云朱繇疑或是也觀世  
音聞聲以示現今此形相世所罕作吾弗知其為何等  
身得度故現此身而為說法也

長帶觀音

龍眠居士李伯時所作名公麟登進士第以文學有名

於時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博求鐘鼎古  
器珪璧寶玩森然滿家雅好畫心通意微真造玄妙蓋  
其天才軼舉皆過人也士大夫以謂鞍馬愈於韓幹佛  
像可近吳道元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非過論也  
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以彷彿而紳帶特長一身有半  
蓋出奇炫異使世俗驚惑而不識其勝絕處也比見伯  
時為延安呂觀文吉甫作石上卧觀音像前此未聞有  
此樣亦出奇也唐閻立本楊炎能畫不害其為貴人王

維鄭虔能畫不害其為賢士國朝燕龍圖楊之宋郎中  
復古與伯時皆能畫何愧於古耶

樓居仙圖

郭忠恕先所作中書令趙韓王普思默堂印相國王  
冀公欽若太原欽若圖書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  
詰至於屋木樓閣恕先自為一家最為獨妙棟樑楹桷  
望之中虛若可躡足開楯牖戶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  
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

宇皆中規度曾無小差非至詳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內  
者不能也然恕先仕於朝跼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  
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圖寫樓居乃如此  
精密非徒精密也蕭散簡遠無塵埃氣東坡先生嘗為  
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挿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蒙寂  
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非神仙中人孰能知  
神仙之樂而審於畫也予嘗見恕先清泰元年所作盤  
車圖粉本水磨大圖今并此圖最能知其妙處孔子所



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乎其為人無法度如彼其為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自能中度使恕先規度量而為之則亦疲矣恕先亦為是乎

仙游圖

唐闢全所作故相國丁公印章在焉全畫山水入妙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此圖神仙翼所作也大石叢立屹然萬仞色若精鐵上無塵埃下

無冀壤四面斬絕不通人迹而深巖委澗有樓觀洞府  
鸞鶴花竹之勝杖履而遨遊者皆羽毛飄飄若仰風而  
上征者非仙靈所居而何石之並者左右視之各見其  
圓銳長短遠近之勢石之坐卧者上下視之各見其方  
圜廣狹薄厚之形筆墨略到便能移人心目使人必求  
其意趣此又足以見其能也

雪鍾馗

破巾短褐束縛一鬼荷於擔端行雪林中想見武舉不

第胷中未平又怒鬼物擾人擒捕擊搏戲用餘勇也皆  
孫知微所作知微華陽真人有尊行寓意於畫隱者也  
筆墨神妙超然度越衆人乖崖公詠鎮蜀雅聞其名欲  
一見之終不可致張公去在僧舍飲亟損車騎却鳴騶  
往詣之即投閣遁去乖崖公還朝出劔關逢一村童持  
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書曰公所喜者畫也今以二圖  
為獻問知微所在即曰適一山人以書授我信去已遠  
矣張公益歎其高余外曾祖正惠馬公知節守成都知

微日居府中相從甚善得畫最多馬公解所服金帶贈之即繫於亭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為孫思邈李太白也馬公在前朝貴人中最名識畫一時公卿家畫往往聽其審定蓋久與知微語得辯之要故也

玉皇朝會圖

蜀石恪所作天仙靈官金童玉女三官太乙七元四聖經緯星宿風雨雷電諸神岳瀆君長地上地下主者皆

集於帝所玉皇大天帝南面端扆而坐衆真仰首承望  
清光見之者神爽超然如在乎通明殿中也恪性不羈  
滑稽玩世故畫筆豪放出入繩檢之外而不失其奇所  
以作形相或醜恠奇倨以示變水府官吏或繫魚蟹於  
腰目以侮觀者頃見恪所作翁媪嘗醋圖褰鼻撮口以  
明其酸又嘗見恪所作鬼百戲圖鍾馗夫婦對案置酒  
供張果肴乃執事左右皆述其情態前有大小鬼數十  
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此圖玉皇像不敢深戲然猶不

免懸螭欲調後人之一笑也

紫微朝會圖

朱梁時將軍張圖所作帝被袞執圭五星七曜七元四  
聖左右執侍十二宮神二十八舍星各居其次乘雲來  
下其容色皆端敬其服章皆嚴謹道家謂玉皇大帝為  
衆仙天子紫微大天帝為衆星天子觀此圖者知君臣  
之義雖九天之上亦未嘗廢也圖作衣文不師吳衣當  
風曹衣出水之例用濃墨麤筆如草書顛掣飛動勢極

豪放至於作面與手及諸服飾儀物則用細筆輕色詳  
緩端慎無一畧亦一家之妙用

熒惑像

朱髮森然上衝冠荷長戟貌甚忿怒口鼻出息煙焰皆  
飛然氣息超然有天人之意

番客入朝圖

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日所畫粉本魯國而上三十有五  
國皆寫其使者欲見胡越一家要荒種落共來王之職

其狀貌各不同然皆野恠寢陋無華人氣韻如丁簡公  
家凌煙功臣孔子七十門人小樣亦唐朝粉本形性態  
度人人殊品畫家蓋以此為能事也此圖題字殊妙高  
昌等國皆注云貞觀某年所滅又落筆氣韻間立本所  
作職貢圖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舊本乎或以謂梁  
元帝所作傳至貞觀後人因事記於題下亦未可知然  
畫筆神妙不必較其名氏或梁元帝或間立本皆數百  
年前第一品畫也紙縫有褚長文審定印章長文鑒畫



有名於古定然知此不凡也

春龍起蟄圖

蜀文成殿下道院軍將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龍蜿蜒驤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自爪鬣中出魚蝦隨之或半空而隕一龍尾尚在穴前踞大石而蹲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腥草木盡靡波濤震駭澗谷瀰漫山下橋路皆沒山中居民老少聚觀扶戶闕牖人人驚畏若屋顛墜筆勢超軼氣象雄放非其曾

中磊落不凡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  
位後名異蓋遇異人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也

歸龍入海圖

毘陵戚化元所作筆力崢嶸善作風浪起伏之勢令人  
心目眩漾一龍蜿蜒翔於水上然先後之浪皆勻未有  
翻湧漬薄之形雲氣雖從然不自水出予見而知之曰  
此非游龍出海圖乃歸龍入海圖也因以名之

乳虎圖

宣城包鼎所作絹素雖破而毛色精潤如新包氏以虎  
世其家而鼎之所畫居最虎天下之至猛於牽制父子  
牝牡之情則雖威而不怒荒榛赤草鳥噪其上兩虎引  
子而行意甚安佚其雄前行觀其意中亦有禦衛之意  
小虎爪牙未備已有食牛之氣但吞噬之獸夫婦父子  
相從而羣行人或遇之誠可懼也

渡水牛出林虎

皆朱梁時道士厲歸真所作缺岸平波遠山坡地青林

淺草牛與牧人情味俱適筆簡意盡氣韻蕭爽與戴嵩  
韓滉所畫未知其孰賢也歸真畫虎毛色明潤其視眈  
眈有威加百獸之意嘗作棚於山中大木上下觀虎欲  
見真態又或自衣虎皮跳躑於庭以思倣其勢今觀此  
圖非心識意解未易得其自然也

寒龜曝背圖

蜀黃監所作即黃筌也筆墨老硬無少柔媚監平時所  
作雀竹魚蟹龍亦皆淡色鮮華以示其巧此獨為水墨

枯林之下一龜盤跚曳尾而行若春雷已動餘寒未去  
負朝陽以曝其背有舒緩彎跼之態其趣甚樂頃在丞  
相尤公家見監一龜筆與此無異但其色光澤水旁之  
草方茂蓋方自水中出又非寒時其狀不得不殊故觀  
者當審其畫時用意處也

棘鷄柘條銅嘴圖

皆南唐鍾隱所作隱天台人以其隱於鍾山遂為姓名  
蓋處士也畫筆高澹簡遠工於用墨筆跡混成外無稜

刺木身鳥羽皆用淡色意就而成世俗畫鵬狸鷹兔鷄  
雉鷓鴣之類皆作禽奮搏擊之狀欲示其猛隱所作鷄  
子坐枯枝上貌甚閒暇注目草中之鵲其意欲取蹲縮  
作得兵家所謂鷙鳥之擊必匿其形使人想其霜拳老  
足必無虛下也世俗銅嘴多作環子艷婦璫籠采縷以  
為之飾雖或工巧而凡猥可憎隱所作銅嘴坐柘條上  
有得陰亡心之意傍有大樹蒼皮蘚駁下有藂竹茂密  
春風野色駘蕩在目然老樹欹卧不見條枝竹枝雖多

景若未盡當是金陵霸府中大屏之一扇或大圖之一幅筆墨相若而景物與此連屬疑為此畫之旁軸惜乎不能觀其全也

鶴竹圖

南唐朝霸府之庫物舊有集賢院印章梅翰林詢塗去故印復用梅昌言印以蓋之徐熙所作也蘗生竹篠根幹節葉皆用濃墨麤筆其間櫛比略以青綠點拂而其梢蕭然有拂雲之氣兩雉馴啄其下羽翼鮮華喙欲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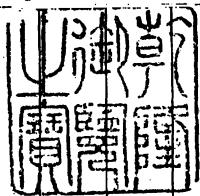
距欲動地近時畫師作翎毛務以疏渲細密為工一羽  
雖似而舉體或不得其大全雖羽毛不復疏渲分布衆  
采映帶而成生意真態無不具非造妙自然莫能至此

### 菡萏圖

趙昌作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國朝以來有名  
於蜀士大夫舊云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  
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後鍾宏王友之輩皆弗逮也蓮  
荷花生泥汙之中出於水而不著水昌此花標韻清遠



能識此意耳



稗編卷八十四